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九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三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九

宋

哲宗皇帝

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宋史職官志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掌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

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洺州人馬軍都虞侯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

史家於宣仁之言以為其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張本夫異日之事宣仁非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一福德兼全者而必用此福薄

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册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册使蘇轍趙宗景鎮恭懿王元偓孫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濮安懿王之子范百禄字子功鎮兄子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字仲馮敞之子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册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内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文人以成其目之猾何為哉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救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使合理博卒金追贈世祖

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字烏魯完按盈格舊作盈哥今改後仿此謂曰烏雅舒合理博長子按烏雅舒舊作雅束今改後仿此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達合理博次子按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後仿此能之遂卒阿古達始此母弟蒲拉舒舊作頗剌淑今改後仿此襲為節度使合理博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

因敗為功變弱為疆遂破和諾克舊作桓赧今改薩克達舊作薩達今改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舊金史作勃極烈今改後倣此金史國語解勃極烈總治官名云烏春烏木干今改皆女真部人與和哩布相攻者烏木干舊作烏謀干今改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陜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名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名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黄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疆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理之當然比

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謗誹謂辭中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句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癸酉

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禄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

諸臣奏事皆取
決太后帝有言
或無對者惟蘇
頌一人為帝所
重則司馬光呂
公著諸臣皆有
不得辭其咎者
而要旨親政大
反所為則蘇子
亂哲宗固失德

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于簾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頌器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絶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其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秉時而發但不向人聞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幸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念體國以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之能棄成更張新政則當并召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乃全今名斯爲合理乃對諸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没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發苛政舉邊砦

臣下毋陷諂勸以肯早引退是全為私祕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尚何恐洩之于人傳之于後且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是蓋出于史家附會之辭不可信也

之地以賜西夏于是宇內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生事于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

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

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内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内侍四海必謂陛下私于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

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蹇周輔字皤翁成都雙流人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

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吕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

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日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彦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吕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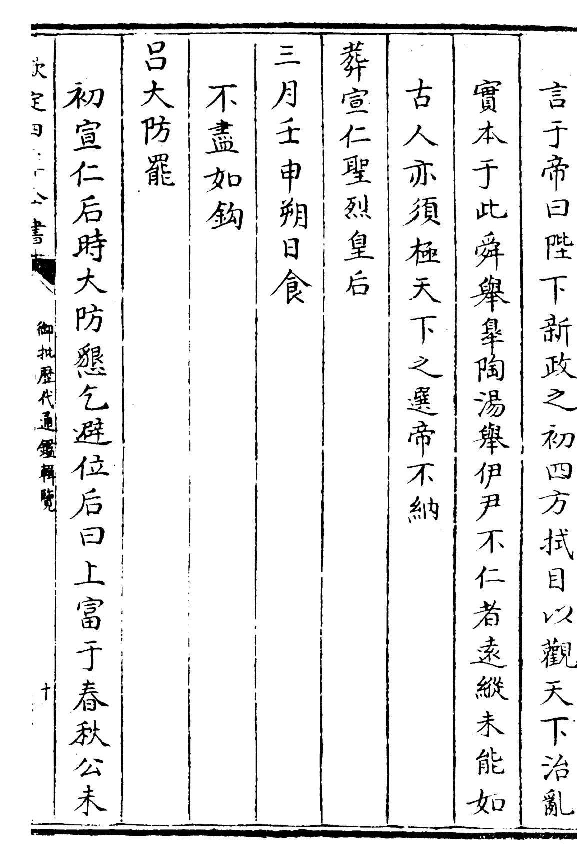
吕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

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戌紹聖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哲宗紀仍唐書例于正月即書紹聖元年今依之春

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



言于帝曰陛下新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

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紬元祐之政畧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説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

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

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寛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

之梓宫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静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歳不用之人懐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覧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

鄧潤甫首倡紹述之說章呂黨人接踵後進專務攻訐司馬光諸人[illegible]其實發策以此相[illegible]試士以此衡甲乙左袒右袒門戶判然成[illegible]

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按蘇轍以漢武爲言帝以漢武從古與秦皇並譏故疑轍爲誹謗耳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爲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河南尹焞應舉見發策有詆元祐諸臣之議乃

爾請何可得哉、

改法之而當光意者蔡京之辭改法而甘出外者曾布也罰委曲以順一則執拗不回小人之情態自殊未可以一端盡若見理不明雖有貞介檢身[illegible]

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焞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陳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洙兄源之子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謏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悦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絶古今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户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

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內擊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

御史趙挺之等會劾蘇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

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覬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曽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郡乃出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

然涉褒貶推出
自上宜違意古

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

知出于我邪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

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惇既相專以紹述為事引其黨蔡卞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

以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

本不炳緣飾多詞唐宋儒臣草制或溢美出諛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褻至言而辱國體莫此為甚相習成風恬不為怪如林希之肆行誣詆敢于陰斥宣仁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則當時為人君者豈能辭其責哉

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召為戶部尚書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

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

不同京再蒞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

以見其姦

以蔡卞為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

過蔡卞安石壻也至是上疏言實録所紀類多疑似

不根乞重行刋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

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録文飾姦偽芟落事

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

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

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箏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若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為人簡厚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

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黄履字安中邵武人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于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

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勿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誠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
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
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
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
而去時論快之

實錄紀一朝政
治自應據事直
書以昭傳信即
片辭隻字不容
任意增省重修
已不可為典要
況朝臣各持私
見謗書佞史爭
辨紛紛尚從
何題判乎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于是祖禹及趙彥若（師民子）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

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

京壻也于喪次闌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税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彦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

顛倒天下之是否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

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

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

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仇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諂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

曲折言之不置惇遺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
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
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遊説邪
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
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
救之不克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燾罷

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覬其助已而燾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宋制中書省大事奏稟得旨為畫黄小事擬進得旨為録黄今不由奏擬而直以上行之猶唐之堂帖也）貶謫元祐諸臣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氏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

貶謫臣僚乃不由奏擬則威權盡歸于下國事不可問矣哲宗以王安石曾有故事遂售其奸殊不思安石創為白帖以便其專擅之私紊法實甚觀不懲作俑之失轉祀為公中之並使小人益肆行無忌何其戾哉

時吕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謂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丙子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

右正言孫諤（字元忠睢陽人）言畏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望顯黜之故有是命

二月女真攻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部（遼史百官志小部族有果錫哩猶言縣也）

（赫舍哩本女真別部後入金以為氏）阿蘇（人名舊作阿踈今改）阿蘇奔遼

生女真節度使蒲拉舒卒（金追諡肅宗舊作頗臘淑今改）弟盈格嗣

以兄和卓烏古孫長子按和卓舊作劾者今改子薩拉噶舊作撒改今改為國相

金史世紀和諾克薩克達父雅達納猶為國相景祖以幣馬求得之以命肅宗雅達納舊作雅達今改

時赫舍哩部阿蘇與部人穆都哩舊作毛睹祿今改阻兵為難

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往訴于遼遼遣使止

盈格勿攻盈格留和卓按此又一和卓據金史金初有兩和卓其一薩拉噶父歿贈韓國公其一守阿蘇城後贈特進守阿蘇城而還久之阿蘇不敢歸

盈格遂取其城

秋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内庭章惇蔡京摭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事具前以為斥婕妤也于是坐二人搆造誣謗之罪謫授祖禹昭州别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别駕英州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恃寵事后多不循禮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宫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于隆祐宫后御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座則或已撤婕

妤生逆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内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與婕妤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嚴禁與外間異邪令左右緘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常情耳后即爇符于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内押班梁從政閻封人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搒掠備

至肢體毁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録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瑶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當疆場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閑備禦之謀則臨事豈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覘敵退兵自伐錢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褒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寇警幸平固咸已損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注見前

夏人自得四砦 事具前 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掠邊民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是月自長城 注見前 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又何足取乎

以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為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帝同母弟初封簡王崇寧中改贈楚王此云楚王蓋史臣追叙之文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

田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户公著為昌化軍司户

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乃即於黜陟而以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宮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字進伯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于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

罪與司馬光等不異傾朝庭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後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本唐辯州宋改名今州屬高州府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郴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貶均州安置王覿韓州字元伯陝人孫升字君孚高郵人呂陶范純禮字彝叟海中子趙君錫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顧臨范純粹字德孺海少子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王欽臣呂希哲字原明公著長子呂希純字子進公著季子呂希績字紀

常公著次子姚緬胡安詩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諸州通州五季周置今隸江南單州後唐置今為縣屬曹州府衢州唐置今為府屬浙江連州隋置今屬廣東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餘注見前居住王放落職致仕孔平仲字義父武仲弟落職知衢州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晁補之字无咎宗愨曾孫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字端明滄州無棣人李周字純之馮翊人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

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

唐縣令屬江西贛州府

既而梁燾卒于化州劉摯卒于新州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異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

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賔州唐置今屬廣西柳州府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覲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

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字授之周輔子）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卿（惠卿弟）董必（字子彊處州龍泉人）察訪嶺南將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

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擿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搢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大學士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

夏四月知渭州章楶字質夫建城平夏此平夏故城在今平凉府固原州蒲城人

州北有曰細腰葫蘆峽城前沈括欲盡城横山以瞰平夏乃指夏州而言注已見前

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注見前據形勝以逼

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

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

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在平原府固原州西北水經注石門水導源高平縣左會三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

好水河即好水川注見前之陰夏

人聞之帥衆來襲溁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在平夏城南）章惇因請絶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潞公文彦博卒（後追謚忠烈）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崇寧

中預實籍復特令出籍追復太師賜謚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七月又晝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本名昇平塔威羌本名白洛嘴元符元年賜名是年賜名二城故城俱在今延安府安定

縣加恵御銀青光禄大夫時章惇肆開邉隙故諸道

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宋置今瓊州府萬州是司戶參軍

初恕久出外心懐憤恨自河陽閒道謁蔡確于鄧州

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

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

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

碓功于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
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椎恩否
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
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
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
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
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
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

后宫名宣訓嘗欲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械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于册立時有異論于是詔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户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頥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廹遣欲入内别叔母不許明日賮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火入輿鬼

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乃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臣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

秦璽之不足貴前已詳辨之至傳國之說尤為荒唐無據何紹聖君臣仍脉荷瑞因之朝會改元惑亦甚

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于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驗辨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疋授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為御史中丞

彦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
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途猜忌于鷹揚
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附馬都尉
為粉侯韓嘉彦尚主其兄忠彦則粉昆也恕以書示
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
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

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彦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以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

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
曽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
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
内侍郝隨為助媒蘖宣仁常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
又起同文館獄人誣司馬光劉摯呂素呂大防等結
主宣仁閣内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

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寶具說京等列曷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即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

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夏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密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恐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王彖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　祖禹尋卒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于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擇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威明阿密舊作嵬名阿埋今改

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及西壽監軍穆爾圖卜舊作妹勒都逋今改斬獲甚衆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

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即西安州以南牟會新城建改城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城砦九宋史地理志西安州有盪羌天都臨羌橫嶺諸砦通會寧章定戎諸堡皆元符中建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己卯

二年春三月遼人為夏請和

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黃河故道遷移乃天地自然之勢非可以人力爭者即修築隄防亦惟因勢利導豈能挽就下之形強之使回若盡障北流欲逼全河東返則是顯與水敵不至亟潰焉不止吳安持輩不達河防機要妄議迴瀾無怪其

夏六月河決內黃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自小吳埽之決東流填淤范子奇始建議回河王令圖王孝先繼之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蘇轍復力言其不可詔遣范百祿行視役遂罷已而吳安持與偉等復上其說吳安持充之子久之不決至紹聖初卒行之先是呂大防以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尋以王宗望代之紹聖元年宗望奏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王宗望字礎叟光州固始人然是時東流提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至是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二十人以前主議回河

徒勞無益也

降責有差考續綱目是條敘回河事不詳核今節採宋史河渠志改輯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泰州寧遠人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轄戩

初阿里庫死子轄戩嗣轄戩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森摩沁展舊作心牟欽氈今改之屬有異志忌轄戩季父索諾木丹津雄勇多智共誣其謀亂轄戩不能察殺之盡誅其黨獨沁魯克節舊作錢羅結今改逃奔實巴袞舊作溪巴溫今改實巴袞者棟戩疎族也自阿里庫之立去依隴逋部河

南諸羌多歸之沁魯克節奉實巴裒長子巴勒藏舊作杓椤今改據溪哥城本唐積石軍後陷吐蕃改名故城在今蘭州府河州西轄戩攻殺巴勒藏沁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取青唐之策贍言於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於贍詔胡宗回字醇夫宗愈弟帥熙河以節制之於是遂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會州西魏置唐沒吐蕃宋収復為靖遠縣屬鞏昌府未幾王贍與總管王愍爭

功交訟於朝於是森摩沁展迎實巴襄入青唐立瑪爾戩子隆贊舊作隴拶今改為主其勢復張轄戩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隆贊及森摩沁展等皆出降瞻遂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為惶州王厚知州事時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樂内附議者謂不先脩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道險地遠聲援不相及皆咎王瞻之失策已而森摩等果叛事詳明年

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石正言鄒浩字志完常州晋陵人於新州注見前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内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宫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茂亦尋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册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

元祐初置訴理
所凡神宗朝得

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
管新州尚書右丞黄履乞與善地不聽尋出履知亳
州
御史中丞邢恕免
恕内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
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擿
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置看詳訴理局

非者悉皆超雪未幾而置看詳句復翻舊案株連幾及千家怨怒之間波瀾反覆固羣小構陷所致亦由諸正人迫不及待當宣仁聽政時急反熙豐之政使奸徒得以藉口若稍知審顧一切白之哲宗而後行或俟親政後以次申理則小人何所騰其簧鼓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凌囊（舊作令能今改）威明結（舊作嵬名濟今改）來

全宗寧即位仿此效尤滋甚黨禍遂成一時清流幾盡小人固不足論而所謂君子者毋亦思怨太分明其致禍不亦宜哉

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此後世歲貢之始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神宗第十一子即位是為徽宗太后權同聽政赦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注見前）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神宗第九子）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

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

以韓忠彦為門下侍郎黄履為尚書右丞

忠彦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

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吐蕃復叛詔棄鄯湟州畀之竄王贍等于嶺南贍

未至自殺

初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擕貳森摩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沁羅結請歸師本路爲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潞州人姚雄字毅夫五原人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棄青唐而還賓巴衮與其子布斯羅斯舊作溪賒羅撒今改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

請並桑邈川且請隆贊乃瑪爾戩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巴爾丕勒鄂丹幹（舊作邦辟勿丁凡今改）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轄戩懷遠軍節度使而貶瞻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瞻至穰縣（注見前）自縊死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字德符陽翟人）上書（畧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户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

淵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庳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

授

召龔夬字彥和瀛洲人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

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

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

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

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録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以韓忠彦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内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宫使

制詞有曰豈惟尊德

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讜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於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嫉不得久居朝列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嘆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

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瑶華宮還居禁中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説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喋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畧以為昔

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内此陛下所親見葢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俾朽骨銜寃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内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懐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

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字伯約建陽人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陳瓘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張廷堅字叔才廣安軍人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陵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彦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彦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葬永泰陵在鞏縣西南昌陵西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改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拔去未竟已而媟孽復用辛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舊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蓋敝矣

九月章惇有罪免

惇為相專圖復怨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

兼山陵使靈轝陷淖中越宿而行臺諫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先量移陝州尋復宣德郎還洛及是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葢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

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為旁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内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

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宮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字明表睦州人）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字純一仙井人）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亦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皆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以此得相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

大公至正乃帝王圖治之本然惟存之于心施之于政豈在崇尚空言若徒寓意改元于實政毫無足述且至邪正雜進國事

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佑者于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曾肇字子開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 初曾布欲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始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

日非所謂公正者又安在乎

徽宗皇帝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亘天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歳之始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日爲陽月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君上爲陽臣下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

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諡忠宣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絶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和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皇太后向氏崩 諡曰欽聖憲肅

追尊太妃陳氏 帝生母 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注見前

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 即松花江在今吉林烏喇城東南發源長白山北流會鄂諾河又東合黑龍等江入于海按額能河舊作鄂嫩河今改後仿此 行宮孫延禧即位 是為天祚帝改元乾統 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

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為貞順皇后誅伊遜黨徒其子孫于邊發伊遜特爾特（舊作德里特今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

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契丹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户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劵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方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與陳瓘曰悼亡不

任伯雨半歲而
上百八疏封事
幾無虛日無論
傷于躁妄即買
有不能緘默之勢
亦安得如許也
謀讜論而言之
是中肘槃耶至
于君子小人本
由事後論定當
其時誰甘自居
小人者乃不實

堪奈何璀曰與其悲傷無益曷
若念其臨絶之語耶惇無以對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

指其行事若何而但以進賢退佞空言辨詰不已徒見有黨同伐異之害何足貴乎

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庫夫員外郎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葬欽聖憲肅皇后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彦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

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葢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是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右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于已為同忠于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仗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

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即簡王似帝即位初徙封蔡）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續綱目作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文法不明令依宋史楚王似及公望傳改輯）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罪

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

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
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曽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
正彚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
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
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决去就汝其書之且持
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徽宗之政壞于蔡京蔡京之進由于童貫自古宦官枘川本有不盡因宦政者至與剝臣交結則為患滋大宋政日就陵夷至

移時至箕踞訐語璀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璀知泰州

十一月復名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史不詳何所人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

此而危亡之機益若矣

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與之厚因見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彦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字子常綰之子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彦更神宗之法是忠彦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别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有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温益字禹弼泉州人蔡京二人餘不過三

四若趙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藉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决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吕嘉問安惇蹇序辰等

官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及是出知蘇州

崇寧元年壬午春正月河東地震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太妃朱氏卒哲宗生母諡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彦知大名府

忠彦為相名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字芸芝邠州人）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曽布不

恊至是左司諫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字巖老汝礪弟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及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餘並會三省籍記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談扆楊偁陳佝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

師佃與曽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参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逺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自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輙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之亳州卒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字叔靜錢塘人善鼛嘗日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布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名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歛小人學行無取豈堪

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曾布擬壻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

繼之兩遭更變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

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

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

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熈寧條列司故事即都省置

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熈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

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

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内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内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内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

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詔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錢塘人）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

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軾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及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論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

居住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彦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

時元符皇后閤官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于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彦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瑶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虚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

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
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温益趙
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
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
降宰臣韓忠彦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户參軍
黄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
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
寺主簿

遼將蕭哈里舊作海里今改叛女真部節度使盈格擊斬之

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克展舊作阿典今改遣族人

討哈里盈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古達曰有此甲兵

何事不可圖也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故云遂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

遼兵追哈里者數千不能克盈格謂遼將曰退爾軍

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盈格使阿古達與阿里戰

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殺之大破其黨函哈里

舊作斡達剌今改至生女真約回舉兵盈格執之會遼主命盈格

當鄒浩追疏時史明言出付于外既非留中秘事則應存在有司況元符崇寧首尾不及四年浩即焚草私家豈故牘遂無可

首獻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格自是知遼兵易與益自肆矣未幾盈格卒金追贈穆宗兄子烏雅舒嗣女真自此漸彊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

初鄒浩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

考若奸人家行毀棄益宜窮究根株乃偽草前陳不復檢稽原奏群小之敢于欺蔽亦徽宗惛昧有以致之也

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連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佑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安南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知荆南舒亶奏辰溪蠻納土

元祐初傅堯俞等言沅誠州既建（事具前）布列砦縣設官募役調兵戍守所費鉅萬公私騷然願斟酌廢置乃罷誠州為渠陽軍（尋復為州）而沅州如故會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因盡廢堡砦而其地復為蠻酋所據及是蔡京當國開邊拓土之議復熾京以舒亶知荆南亶奏誠徽二州蠻酋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尋改誠州

為靖州徽

為蔣竹縣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宫名崇恩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因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

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免三舍生者

罷歸以元祐學術衆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

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時策進士於集英

殿以李階為禮部進

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

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宫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

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凡也又黄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詔毁司馬光等景靈宫繪像

司馬光及吕公著吕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禄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毁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黄庭堅秦觀文集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詭怪專以詭異

聾瞽愚俗乃追毁頤出身文事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虚又言頤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焞字彦明河南人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請鈔赴産鹽州郡受鹽而

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輪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没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賜韓忠彦等官有差

蔡京議復湟鄯遣王厚前秩會羌人都爾伯舊作多羅巴今

改奉希斯羅斯謀復國趙懐德畏逼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内客省使童貫善言貫嘗使陜右悉五路事宜與諸將能否請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兵毋西貫發視遽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都爾伯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都

爾伯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穆爾（舊作阿蒙今改）中流矢去道遇都爾伯與俱遁厚遂板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使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

君御史余深等希蔡京指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臺省寺監之職而以寄禄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隸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

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録為通仕郎知令録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廸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

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

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即今黑龍江上源曰部諾河流六千餘里與混同江合）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

真自是來往不阻既而女真徇地別部高麗恐不利於己因侵之為女真所敗高麗懼還所俘復請和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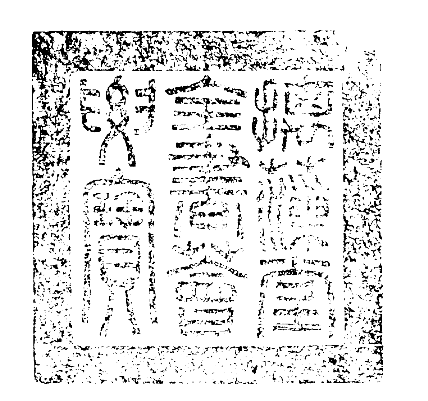
初知渭州刑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器及兵車萬乘于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淳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

太子羣臣不可乃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

囉噶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東京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周光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三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

宋

徽宗皇帝

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啟言請鑄當十錢募私鑄人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謂得昔人招納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却于銅錢地分行使議者多言非

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時京又以河東運判洪中孚言遼夏以中國錢鐵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乃改鑄夾錫錢即令許天啟推行其法每夾錫錢一折銅錢二至大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諸路先是錢制有銅有鐵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慶歷中范雍知永興軍始請鑄折十錢盜鑄者衆公私病之後改折二盜鑄乃息至是復行當十錢又兼行夾錫錢法由是盜壞

命方士魏漢津本蜀黥卒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

吹竹絫黍自伶倫習律以來未之有也漢津膚妄謬解夏禹以身爲度之文概

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昺字子蒙開封人爲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漢津謂禹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黄鍾之律定矣黄鍾定餘律從而生焉乃取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黄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

用帝指寸節短長裁為律皆天人之身體短長不齊將易一帝即易一律乎一時君若臣無能辨其誕謬方詡鑄鼎制樂實過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竊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于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以

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鄯廓州（注見前）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湟（本河東蕃官）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舊作宗哥今改）川（在西寧縣西東北流入湟河）羌置陣臨宗水（即宗噶爾川宋史地理志宗水南有宗谷口後訛曰宗哥因以

名城倚北山希斯羅斯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斯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計羅斯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斯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喇實鈞凌結舊作落施軍令結今改以衆降遂入廓州詔

加京司空封爵而起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西京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隣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浙閩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王安石以學術文其堅僻殃民悞國實為名教罪人乃竟以之配享廟庭位躋十哲之右瀆聖弊姦莫此為甚且未幾而追封王爵並以狂躁險狠之王雱從祀兩廡其視明季之議以魏璫配享相去蓋無幾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

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注見前草漢黃門令史游解散隸體作章草後漢張芝變為今草三體明說文漢許慎纂字說即王安石所撰爾雅晉郭璞注博雅隋曹憲撰方言漢揚雄撰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

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晝學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上算學以九章算術也周公所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方程旁要贏不足鉤股見後漢書注周髀即蓋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見晉書天文志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未幾即罷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户部尚書劉拯字彦脩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

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以胡師文為户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令

額斛代發之法本常平遺意而地當運道要衝紓民艱以濟運立制頗為無獘蔡京貪鄙止圖庇其姻黨遂致糴本匱竭上下交病視熙豐之新法同為民害而安石止于不恤人言猶未若京之徇私專利也

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糴儲積漸空而輸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

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經制陜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

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争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

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鏖與敵戰

京卞弟兄用心巧詐略同宦寺之不可典兵非卞獨明而京獨昧盖京特創其說以為希寵之

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敵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畧五路先是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疊潘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于是本路經畧胡宗回等俱進秩然所奏實皆誕安邦州地在今四川松潘衛疊州注見前潘州宗初吐蕃巴勒結地故名松潘衛舊有上中下三潘州路接洮岷今漳臘營即故下潘州地

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

由而卞即借其說以為指摘之計正不得以一言偶中必是卞而非京遂從而定其優劣也即其骨肉之間傾軋已如陌路又安望其利人家國耶

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蠻即古州蠻古州在今貴州黎平府西北與廣西柳州府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曰福祿江廣西右江之上源也流逕柳州府懷遠縣縣舊名王口砦暈蠻居此故有王江之名内附詔置懷遠軍今為懷遠縣　續綱目是條提綱作黎峒王江蠻内附考黎峒蠻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有黎峒傳與王江各不相涉徽宗紀但云王江蠻歸順並無黎峒字惟王祖道傳云黎人願為王民請置鎮州于黎母山心奏在大觀元年亦非崇寧四年事也續綱目誤以黎峒為溪峒遂與王江混而為一今依本紀書

綱節採王祖道傳作目而以黎峒事附注目後

自蔡京以開邊盡上由是邊臣皆欲乘時邀取富貴知桂州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誘王江蠻楊晟免等使納土誇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主之詔從其請以王口砦為懷遠軍尋改平州又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允州以安口隘置格州以中古州置尋改從州故城俱在今黎平府永從縣後二年祖道復言黎人歸化增設提舉溪峒宫請于黎母山心置鎮州為下

都督府詔從之賜軍額曰靜海黎母山在今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間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鎮州政和中廢故城在今瓊州府感恩縣考宋時雷瓊厓萬諸州俱屬廣南西路故祖道奏請建置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字逢源泉州晉江人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始于熙寧中以川茶市易軍儲運給

熙河謂之結糴其後蔡京復行之陜西

俵糴亦始于熙寧中以米鹽錢鈔在京糶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粟米封樁謂之俵糴後蔡京命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

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本蕃牛城崇寧中改名在今西寧府西寧縣北

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綽羅舊作卓羅今改右廂監軍日木多舊作仁多今改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下無附者章數上京

責厚愈急厚遣弟諳保忠還為夏所獲遂追保忠赴

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

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

兵延衛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没聲言假兵于遼而朝

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

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希斯羅斯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爾伯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宋置大通城今為衛屬以西寧府河橋在今衛南叛湟鄯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字子文成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字元功高密人往秦州逮治

蒙至秦仲武等因服聽命蒙喻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未幾夏人復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　劉延慶保安軍人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温叟等撰開寶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彦愽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字彦振福州人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挺之于四年三月為尚書右僕射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卽禹鼎果傳于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莫使人沒水求之已爲愚陋徽宗乃自行鑄造設立多名益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

已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之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寶鼎忽破或鑄冶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北方亂兆則不免傅會可笑試思妄作之罷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林攄阿附蔡京奉使辱命受侮而歸乃不治其罪而反與遷秩及遼使責言失禮又不能詰其

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詔從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啟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

空館舍絶烟火之悖慢而遽出姚以謝之始之賞制于權相繼之罰壓于强鄰徽宗但拱手以聽其何以為國耶

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

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千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

罷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斲山鑿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横淩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丙戌　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為門下侍

郎劉逵字公路隨州人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祐黨人碑寛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黄門至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從者

人主兢業為懷即當重熙累洽汲阜乂安猶當時存持盈戒滿之懼若泰心一滿則褻以怠肆解付不流怠荒安耽毒者是以中天極盛之時堂廉尚不忘亢儆而衰世之臣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觀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持玉盤琖夸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辯京曰事苟當

乃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惑其君甚矣其佞也況徽宗時歲幣困於遼兵餉困於夏復經熙豐剝喪之餘帑庾之所儲有幾且壤地日蹙民怨日滋又何豐豫之足云乎

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

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免為中太乙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害民之事稍稍澄正之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

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罷求直言

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

劉昺所造也

人君顧畏天命敬凜惟在平時臨事修省已為無及況事天以實不以文區區求言果足以感休和而弭災沴乎乃徽宗謫見則畏有戒心變消則復消怠志直其以虛文為救急之具始誼

天聽其無當于居高之鑒也夫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往來鄭妃（開封人）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

譴乃更張邪帝悦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須城人適之子為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損緡錢二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于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由是怨遼北珠即東珠出混同江海東青鷹名俊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異出黑龍江左右用是貴顯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連婚未幾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置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于居中無所

賴乃用宦者黄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宫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樞府出納密令取宥密之義故曰宥府專掌兵柄故曰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京擠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字居安京長子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

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

試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諤以徐中行字德臣台州臨海人

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在台州府黄巖縣南一名俱依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

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嶷字文饒開封人為給事中

疑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寜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纉述足以永頼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動揺國是顧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觧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字昭甫廬陵人）于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蘄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府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乎遂閲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

州而縱竟竄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
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
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
絢字質夫常山人李籲字端伯洛陽人謝良佐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張繹字思
叔河南壽安人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呂大臨字與叔大防弟大鈞字和叔亦大防弟

尹焞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卒年七十五絢學力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顧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之顧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類有汎當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興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傭力于市後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焉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炳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

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人臨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時舉熙寧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復師事頤一日頤偶瞑目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宣和初蔡京為薦于朝事詳後

冬閏十月以林攄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

莊周象罔之說本屬寓言若小白所見乃委蛇非罔象亦但云捧首而立不言有兩首蔡京無

稽妄引欺蔽固無可辭然竟以此為京罪亦所謂問無齒決而已至鄭居中冒附戚畹以進始比蔡京而旋怨之其向背亦惟利是視不可以一事立異而薄其責也

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寵金明池謂居中愛己故申

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内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内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

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本蠻峝宋置州令屬廣西慶遠府與宜州前注見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宋羈縻州故地俱在令慶遠府東蘭州界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峝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廷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名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南西路

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役莊及龐恭孫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龐恭孫字德孺籍之孫趙遹開封人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珍州唐置後沒于蠻宋復建地在今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承州宋置今遵義府綏陽縣是知涪州龐恭孫誘之也既而恭孫奏渝州南平夷內附置溱播州及遵義軍尋又奏瀘州夷納土置純滋州每開一城恭孫輒得褒遷進知成都府又誘降威茂夷置祺亨州恭孫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為蜀人病未幾皆廢溱播州注俱見前遵義軍今為府屬貴州滋州宣和中廢為武都城在今遵義府懷仁縣純州宣和中廢為九支城在今瀘州祺州

九鼎未已而八寶即因之且以璽數比例秦政其貽法已甘居下流而受命鎮國詔名曰九拳誕無據倖臣逢因此表賀居曰

本宋羈縻保州亨州本宋羈縻霸州地皆在今四川茂州保縣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戊子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𪓐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蔡京

驕而臣日諂雖欲不亡得乎

特上表賀京又奏甘露祥雲靈芝瑞穀雙頭蓮連理木牛生麒麟禽産鳳凰不可勝數輙拜表稱賀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乎陛下則令日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

悦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寳恩加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此及是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有二一為唐置本静邉鎮一為宋置易鎮奉寧貫以奉寧本溪哥城俱在今蘭州府河州西節度易鎮洮州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闗朝廷

蔡京不悦

秋九月以林攄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懷素謀反事具前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謚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即撫水州注見前諸州蠻内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畧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宋史蠻夷傳撫水蠻酋皆蒙姓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三州蓋即三房也）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五百餘户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王祖道張莊鑿空開邊指名州縣率多虛妄不久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邕州羈縻州有歸樂七原二州供屬右江道寬樂或即歸樂之訛餘無考）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

蔡京率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己丑

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伺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折檻書裾紀載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

謫右正言陳禾字秀實鄞人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脅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

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姦況不旋踵而未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擕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巨嘉柄政羣小盈廷眾黨朋其肩惡固無所不至然加薛昂之舉家避京私諱則不復知有人間羞恥事矣後時程松附韓侂胄而獻妾名松壽與此事異情同殆所謂無獨必有對也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杭州人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學官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字介仲楊翟人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宫使時有郭天信字祐之開封人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

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顒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貪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録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彦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言京擅持威福動揺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

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昞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為五禮新

儀頒行天下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令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

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

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

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罷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聞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

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

權震海内不軌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于京考京之罪葢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結人心錢抄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

張商英始以力排元祐諸臣遂得進用且黨章惇而媚蔡京本非方正自持者其後因稍自異漸為姦黨所不容而一時物

乃出之杭州余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於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

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

彗不見明日雨帝大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望翕然歸之衆論波靡寔無足為定評也及以彗隱雨降為商英拜相之應尤誣罔可笑史冊流傳適見其無識耳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商英初相大革蔡京弊事未嘗不足以稍蘇民困乃凡有所為先于公座誦言不過欲假以沽

辛卯 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夾錫錢亦罷）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横歛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

取名譽史稱其意廣才疎猶未窺其底裏也

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商英薦其才提舉京畿常平）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初帝在潛邸天信言當居天位及即位頗睠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居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

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彚在杭訟京有動揺東宮迹杭州蔡薿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字景山迪弟及之子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彚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

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黄經臣莅鞫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彚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

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蹇人石悈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主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集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

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㦓慚揖瓘使退所以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㦓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隱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即今盧溝河在順天府西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

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下聽帝召問之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内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托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

亦不能止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為次）縣分六案（如六曹之次）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宋初內侍省官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等名政和二年以通侍大夫正侍大夫等名侍之）修六尚局（宋史職官志殿中省凡總六局曰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然皆不隸于本省崇寧二年乃營殿中省蔡京倣成六尚局敕令格式六十卷）建三衛（親衛勳衛翊衛）郎（秩比大中大夫）遂詔太師太傅

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黄冠道流亦濫朝品

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蔡京封魯國公

執政皆進爵

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三年癸巳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

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

兖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

諸路州學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諡昭懷祔葬永泰陵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家帝所生之地也

五月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之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慆滛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濮州臨泉人號洞微先生王仔昔洪州人號通妙先生

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

道術乃名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晉人字敬之家南昌少從吳猛得神方秘術初為旌陽令尋去官時斬除蛇蛟毒物以濟人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

真宗天書之妄尚造作一物以欺世誣民至徽宗直於青天白日萬目共覩之

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時朝臣戚里貴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同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

時君若臣忽作囈語不復顧旁觀非笑誕甚甚矣且南郊大祀而令道士百餘前導典禮蔑如視明禋猶兒戲若非天奪其魄何荒唐至是耶

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女真阿古達自稱達貝勒達貝勒舊作都勃極烈今改

初遼主如春州當作長春州遼史地理志無春州續綱目誤長春州注見前幸混

同江釣魚生女真部長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史國語解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輙置酒張宴與頭鵞宴同續綱目誤作魚頭今改）遼主命諸部次第起舞至阿古達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天祚元妃之兄）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古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

遼主溪𩂋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舒卒金追贈康宗阿古達襲位為達勒貝遼使愛錫拉布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愛錫拉布字達爾丹五院部人舊作阿息保達爾丹舊作特里典今改

甲午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

撰直閣之名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内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内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内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内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

望鑒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雀諸栅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别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于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幸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道皆植奇花珍木殿宇皆對峙焉

冬十月女真阿古達舉兵攻遼取寧江州遼置亦曰混同軍故城在今吉林烏喇北混同江東

遼主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

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為辭（阿蘇奔遼事見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又名旻烏古鶚孫按普嘉努舊作蒲家奴今改後倣此）舒固特（舊作習古乃今改後倣此）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舒固特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史愛錫拉布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也乎

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愛錫拉布還遼主發運河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邊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遼即古小遼水也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薩拉嘚尼瑪哈後改名宗翰按尼瑪哈舊作粘沒喝今改後仿此等謀徵集所屬諸部兵九月皆會于拉林水注見前得二千五百人以遼之罪申告于天地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攻金左翼遼兵直攻中軍遼耶律色錫舊作謝十今改

墜馬阿古達射殺之衆從而進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在別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固新完顏部人罕都之子後更名完顏希尹古紳舊作谷神罕都舊作歡都今改來賀勸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注見前畧不介意惟遣海州遼置今奉天府海城縣是刺史高仙壽應援十月朔寧江隘防禦使大約什努努舊作奴今改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

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馬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按貝勒舊作孛堇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今改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奉先之弟伐女真阿古達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字鄂爾多國舅郡王高九之孫舊作撻不也鄂爾多舊作斡里端今改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京中禁兵等七千屯珠赫舊作出河今改

信賞必罰乃鼓勵將士之大機若賞不酬勞罰不當罪則體場入皆解體誰復肯用命乎王士無鬭志以戰為徒死退可偷生

店（今奉天府伯都訥城南有肇州故城舊名珠赫店今以此肇王迹故建州因名之後廢）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刦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

遼政不修于此可見止自取滅

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鬬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伯都訥舊作白都訥今改

遼圖哩舊作鐵里今改部奚部族號遼建為州奚王和勒博一名斡宇紐掄奚王特哩之後即蕭幹也舊作回离保紐掄舊作按懶特哩舊作忒郝今並改叛降女真已而逃歸

遼東北諸州多叛降女真奚王和勒博總知東路兵馬事亦率所部降之已而復逃歸于遼

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阿雅卜舊作訛哆今改以書遺其國

統軍梁多凌（舊作哆唆今改）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粮草轉輸例給空劵方春末秋士有飢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粮無齎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阿雅卜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宋延州有石堡砦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北砦旁有洪流名臧底河政和中夏人于此築城以扼要害）詔童貫為經畧以討之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是為金太祖

阿古達既屢勝遼其弟烏奇邁合里博第四子按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令改後做此率將佐勸其稱帝阿古達不許鄂蘭哈瑪爾古烏𬙊第八子按鄂蘭哈瑪爾舊作阿里哈懣今改後仿此普嘉努尼瑪哈等復以為言阿古達乃用楊朴遼東鐵州人策于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安春水即今呼爾哈河在寧古塔城東南源出吉林烏喇東北流入混同江唐時謂之忽汗河金以後

謂之金水河金國語以金為安之上于是國號大金春水源于此因又謂之金源

改元收國更名旻以烏奇邁為安班金史作版舊作諳班今改貝

勒薩拉噶舍音烏古廼第五子後更名杲按舍音舊作斜也今改後倣此為固倫貝

勒金史國語解云尊禮優崇得自由者所謂國相也按固倫舊作國倫今改後倣此

晏州唐置宋為羈縻州地在今叙州府興文縣夷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使

平之

初知梅嶺砦宋置在今瀘州江安縣西南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

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

諒以歛竹木擾諸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謗等罪夷人咸怨滆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于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遹為招討使遹與别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滆據輪縛大囤即南壽山在今興文縣南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囤夷為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

適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適乃用奇計以火猱攻囤遂克之適遣土丁代蒙寀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下引人人啣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攤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能復抗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為建城砦畫疆畝募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遣僧嘉努（舊作僧家奴今改）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

金主遣薩喇（舊作賽喇今改）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黄龍府于别地然後議之（已而遼復遣耶律卓諾等六人齎書使金斥金主名冀其降金主留其使五人獨遣卓諾還報亦斥遼主名諭使降後遼又遣蕭薩喇如金金主復以書辭慢留之不遣卓諾舊作張家奴薩喇舊作辭剌今改）

金擊遼兵于達嚕噶（舊作達魯古今改）城（遼黄龍府地）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黄龍府進薄益州（遼益州觀察屬黄龍府地在今奉天府開原縣界）州人走保黄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

額爾德舊作斡里朶今改左副統蕭伊錫字圖敏國舅少父房之後舊作蕭乙薛圖敏舊作特免今改右副統耶律卓諾字特們季父房之後特們舊作特末衍今改都監蕭謝佛哩舊作蕭謝佛留今改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噶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穆哩庫烏雅舒長子後更名宗雄舊作謀良虎今改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羅索字斡里延完顏部人舊作婁室斡里延舊作斡里衍今改尼楚赫金室宗子舊作銀朮可今改

衝遼中堅陷陳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舊作阿婁今改岡遼步卒盡殪耕具皆為金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熈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庫勒城名在今西寧府碾伯縣北舊作古骨龍今改

童貫遣熈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在今蘭州府靖遠縣西築城屯

守而還城名德威在黄河東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庫勒大敗之斬首三千餘既而貫又使法與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以援不至遂降法受而屠之仁多泉城在西寧府西寧縣北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夏六月作三山大伾及居山汶子二小山也　大伾注見前居山一名紫金山汶子一名鳳凰山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大伾之支隴也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引河穿大伾及東北二小山分為二股合于下流因三山為址作天成聖功二橋屬濬州者名天成屬滑州者名聖功調役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已而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至七年六月始成

遼伐金

遼主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北邊紀事遼長春州亦曰長春路長

春州汪命蕭呼都克字哈準太和宮分人遼紀作蕭見前奉先今依呼都克卓諾二傳呼

為御營都統耶律卓諾副之以都克舊作胡篤哈準舊作合术隐合改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在今札賚特西北遼為長春州北境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有星流出于柳其光照地色赤黄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宫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宫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黄龍府

金主攻黄龍府次混同江水深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乗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随之才及馬腹遂克黄龍府遣蕭薩喇還遼曰若歸我

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卓諾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卓諾與耶律淳妃弟蕭迪里舊作諦里今改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迪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實達爾伊遜遼著帳戶司有承應實達爾局官舊作小底乙信今改持書言卓諾之謀淳即斬迪里擕其首單騎詣

廣平淀遼史營衛志冬巴納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地理志永州軍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考土河即今老河發源喀爾心經敖漢翁牛特諸部落會于錫喇穆稜即史所云潢河也　巴納遼四時遊獵行在所之稱按巴納舊作捺鉢今改　待罪遼主遇之如初卓諾知淳不見聽即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能克率衆北走順國女真阿固齊隸遼之熟女真舊作阿鶻產今改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脫者皆奔女真

卓諾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

斬于市

冬十一月金襲遼軍于和斯布達方輿紀要在混同江西舊作護步答今改

大敗之

金主聞遼出軍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死戰莫能當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隨率師迎敵遼主自將至圖

敏舊作馳門今改駙馬蕭特默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沃楞濼方輿紀要在遼黃龍府東北按沃楞濼舊作斡隣濼今改後仿此金主行次約羅屯名在黃龍府東按約羅舊作爻剌今改後仿此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卓諾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和斯布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

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蕭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丙申 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渤海人）據遼陽以叛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太公鼎（大定府人）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高永昌時以

兵三千屯八甗口在奉天府承德縣東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强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嚮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罕嘉努張琳瀋州人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字歲昌温州人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

徽宗崇信道術奸
即窺其欲而
丁之靈素李說
不經橋証帝雜

蔡京輩仕其謬語創列仙班以為要寵之計是靈素之妖妄京實有以致之不獨徽宗庸闇受蔽也

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初名甫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

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陜西兩河宣撫使

渭州將种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克夏臧底河城

先是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春鳳等三將全軍皆沒厚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至是師道以兵攻城八日而克之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内經道德經

莊列博士二員以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列為小經升貢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又

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于景龍門汴京北面中門對晨暉門延福宮東門名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呼賚布（完顏部人按呼賚布舊作胡沙補今改後仿此）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韓國公和卓子）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遼置今奉天府是）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于活水（即瀋水在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縣東下流入渾河）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

而郤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地名方輿記要在遼陽東遼陽人托卜嘉曰大奥按托卜嘉舊作塔不野今改後仿此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斡魯為南路都統鄂楞舊作斡倫今改後仿此知東京事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為端

人主進退大臣秉公剛斷原無藉他人伺察況蔡京行事逼國

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

知非曖昧隱
可比又何待
何而得之蓋
宗雖惡京專
未必果于斥
將因居中輩
論始以此為
傳之計耳乃
中輩承命以
亦不聞別有
陳則亦依違
時之小人為
任辨奸去佞
責耶

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入相半歲即以疾致仕後二年鄧洵武亦卒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焉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徽號于上帝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

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寳册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寳籙宮之神霄殿

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圍靖夏城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濠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丁酉七年春二月大理注見前入貢

廣州觀察使黄璘潭州湘鄉人誘大理入貢詔以其王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詐冒璘遂得罪

帝幸上清寶籙宫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

自漢以後多有上其君尊號者以廷臣而妄議人主崇稱且不可為訓徽宗乃諷道士上表冊為教主道君尤史冊所僅見蔑

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于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絶者時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為大閧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六月道籙院上章冊皇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劉定之曰金狄指佛而言也佛之徒謂佛身體面皃皆若金色故徽宗云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為

九五之尊而甘蒙異端之號名不正而說無稽不祥孰甚焉且以此事假手羽流致道籙奸徒肆行無忌動輒造為帝諾以快其私亦何異教猱升木乎

艮嶽植產之資所需有幾何且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致

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于道教章疏內用宋制廢后入道謂之教主故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時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璧宋縣今屬鳳陽府縣有磬石山太湖具區也注見前慈谿唐置今屬寧波府武康注見前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與下龍眼椰實注見前橄欖一名南威又曰

且司以專官麋帑滋累蔡京雖實道之徽宗亦豈得辭咎至于所在騷擾民怨沸騰藉曰未知又可諉為有司奉行之過乃既察其弊端取憑御降欲便民而擾害如故曾未聞稍從其罪徒知而不能行又何為者耶

味諫亦曰諫果江南呼為青果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
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即蔡渭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
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
能害未幾居中起復為太宰已而復請終喪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在今札魯特右翼西北遼史地理志上京道有陰涼河即此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當作衛州遼置廢址在今錦州府寧遠縣界蒺藜山方輿紀要在寧遠縣邊外以渤海鐵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人郭藥師等為帥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余深為少宰白時中為中書侍郎

深諂附蔡京結為死黨京復用事引為門下侍郎遂拜少宰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黷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

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

語怨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

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

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

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説妄誕不可究質官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内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曰與宰相同班進

呈畢即自屛後入内復易窄衫與羣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故址在今開封府城東北隅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宫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

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宫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在杭州府方輿紀要山岩嶷逶迤左瞰大江如鳳凰欲飛故名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黄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内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徙為符寶郎

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蓀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蓀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遼耶律淳及金將烏楞古（金宗室子按烏楞古舊作斡魯古今改後仿此）戰于蒺藜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遼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咸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

府鐵嶺縣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薩喇及阿蘇為言淳軍至蒺藜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鄂楞等進攻顯州遼置今錦州府廣寧縣是遼怨軍帥郭樂師乘夜進襲烏楞古擊走之遂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錦陂方輿紀要在廣寧北遂拔顯州于是乾懿壕復成川惠七州皆遼置乾懿川壕四州故城皆在今廣寧縣境復州今仍為州屬奉天府成州故城在今錦州府義州惠州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皆降金

金遣使如遼

揚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每先得大國封册
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
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戊戌

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賛
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
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
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

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黼美風資有口辨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寖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于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内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

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鞫以計獲免還為學士丞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熙和人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遼以南蘇地置南蘇注見前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

大夫金史作登州防禦使東都事畧作登州都巡檢馬政同樂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舟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童貫為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五千餘間苑後

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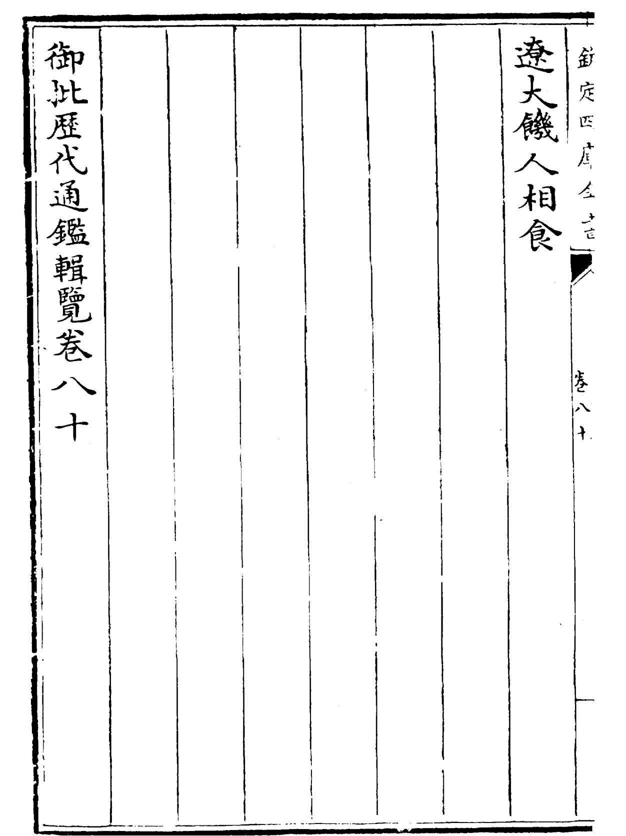
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言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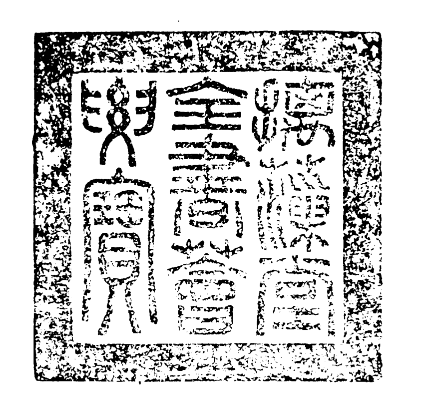
會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為出帝稱善詔置裕民局討

論振兵裕民之道以處仁詳定蔡京不恱局尋罷



遼大饑人相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馬錦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